



名山勝蹟記

ル 5
1160
49

三三
三三





名山勝槩記

四川二

卷



游山廟寺

王勃

黃陵廟記略

諸葛亮

八陣圖記

楊慎

浣花草堂記

陳文燭

讓西草堂記

陳文燭

牛頭草堂記

陳文燭

東屯高齋記

陸游

懷崧樓記

李德裕

眉山遠景樓記

蘇軾

夷陵縣至喜堂記

歐陽修

峽州至喜亭記

歐陽修

蜀川松菊亭記

黃庭堅

綿州北亭群公宴序

王勃

秋日宴山亭序

王勃

秋日宴蓮池序

王勃

東郭南園記

黃庭堅

益州草堂寺畫記

李德裕

壽寧院畫水記

蘇軾

記岷江桐花鳳

李德裕

梓州惠義寺重閣銘

楊炯

成都西浦國寧觀古楠記

陸游

龍多山錄

孫樵

忠州復古記

黃庭堅

有道君廟古者相傳以名焉爾其丹壑藜倚玄崖糾
合俯臨萬仞平視重玄乘杳冥之絕境屬芬華之暮
節玉房跨霄而懸居瓊臺出雲而高峙亦有野獸羣
狎山鶯互轉崇松埒巨柏爭陰積瀨與幽湍合響眇
眇焉逸逸焉王孫何以不歸羽人何以長往其玄都
紫微之事耶方歛手鐘鼎息肩巖石絕視聽於寰中
置形骸于度外不其然乎時預乎斯者濟陰鹿弘胤
安陽邵令遠耳蓋詩以言志不以韻數裁焉

屠長卿曰初唐沿齊梁綺靡之遺盧駱王楊皆以

駢麗爲工若此文尤媚中帶老

黃陵廟記

漢 諸葛亮

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卻計事
善之于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趨蜀道履黃牛因覩
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歛巨石于江中崔嵬
噴沬列作三峯平治洚水順遵其道非神扶助于禹
人力奚能至此耶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
林麓峰巒如畫熟視于大江重復石壁間有神像影
現焉鬚髮鬚眉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豎一旌旗右

黃陵廟記

黃龍廟記
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黃龍助禹
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惜乎廟貌廢壞使
人太息神有功助禹開江不事鑿斧順濟舟航當廟
食茲土僕復而興之再建其廟貌目之曰黃牛廟以
顯神功

陸游云黃牛廟靈感神封嘉應保安侯皆紹興以
來制書也其下卽無義灘亂石塞中流望之可畏
傳云神佐夏禹治水有功故食于此門左右立小
石馬廟後叢木似冬青而非葉有黑文類符篆然
葉各不同廟中又有張文忠一贊壯哉黃牛有大
神力輦聚巨石百千萬億劔戟齒牙礮碗江側壅
激波濤險不可測威脇舟人駭布失色剖羊醢酒
千載廟食張意似謂神聚石壅流以脇人求祭饗
蓋過論也夜舟人來告請無擊更鼓云廟後山中
多虎聞鼓則出

八陣圖記
成都楊慎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
在新都之彌牟鎮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
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為成都近郊則其恒所講
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勦
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慨者史謂侯推演兵法作
為八陣咸得其要自令行師更不覆敗深識兵機者
所不能洞了蓋勝之於多算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

八陣圖記

成都楊慎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
在新都之彌牟鎮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
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為成都近郊則其恒所講
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勦
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慨者史謂侯推演兵法作
為八陣咸得其要自令行師更不覆敗深識兵機者
所不能洞了蓋勝之於多算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

於背城而僥倖於深入也惜乎其方銳意以向中原而溪蠻洞獠左跳右跋以裂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憊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於二曹三馬之梟敵而乃止試於七縱七擒之孟獲天威神筭不騁於中原王者之區宇而僅以服南中巴蜀之偏方事機既已遲精力又寢虧勇賈其餘師用其分以爲大舉譬之逐盜救火之家挺刃決水猶恐不及而內有讐賊自相乘機胠篋助燎則雖有倍人之知力亦自無如之何矣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祚去炎漢不待隕星而後知矣嗟乎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下君子獨遺恨於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邪至其故壘遺墟獨爲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則竇憲嘗勒八陣以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在侯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既有成。而後世猶所罕稱述。况能傳其遺跡。至今乎。慎嘗放舟過夔門。弔永安之宮。尋陣圖之跡。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爲之。凡八行二十四。蘊土人言夏水盛時。

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
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
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
獨人愛惜之而已耳慶陽韓君大之以進士出宰吾
邑始至拜侯之荒祠次觀遺壘重有感焉謂慎曰之
眾篆鏤燕然銘石執焉爾人不足稱也愛其執者不
泯其跡矧侯之地而可忽諸君陳圖在夔者有和叔
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灼知而此顧泯焉無
所表識使往來不軾樵牧者不禁非缺歟祠宇行當

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樹道左大書曰諸葛武侯八
陣圖碑陰之辭子宜爲之夫崇賢存古以示饗往焉
循良事也推表山川考記往昔者則史氏職也遂書
之使刻焉

浣花草堂記

明 陳文燭

浣花草堂杜工部舊居也楊文忠公記之詳矣余入蜀游焉因嘆曰有唐至今赫赫盛哉何無以茅為亭者乃鍾祥劉公庠安陸楊公芷番禺王公原相餘姚周公思克肥鄉張公思忠長洲杜公詩平定甄公敬命經歷王忠創為之而題曰乾坤一草堂俾當年所營茅屋千載如新也余坐其中見層軒所面即百花潭水而幽澄入戶足消客愁者又鷓鴣飛鳥時相上

浣花草堂記

漢西草堂記
下風月之夕則橙林翠竹作嗚嗚聲如垂老之別無
家之歎忠臣義士聞者淚不可禁亭外老樹飽歷霜
雪其凌霄之狀若俯挺之之子而小之流落景光咸
在亭中假令子美有知當驚二三公知己于百世之
後矣嗟乎祿山之亂遠依巖武在唐上元間公有大
不得已者方其茅屋爲風所破歎曰安得大唐厦更
被天下寒真壯士哉可以許稷契矣後世奈何以詩
人之雄槩子美哉記之俾修亭者無忘誅茅之意云

漢西草堂記

昔人謂杜子美夔州以後諸詩蓋未工云考先生自
成都下瞿塘浮湘望洛而寓于夔門其居三徙有漢
東有東屯而漢西尤著地多平曠田可水稻先生出
峽卽易其主而所手書券宋元間得而珍之後日荒
圯萬曆改元夔守郭君棐訪遺址檄奉節令羅綉藻
新祠事肖先生像太守能文章有記述而又請余碑
焉余奉

天子璽書宣教化例得旌揚古今忠義之士徘徊祠
下不覺泫然也憶先生獻賦時玄宗大奇之命宰相

試其文拜左拾遺乃高自稱道先世以來多以文獻
若薄楊雄枚臯不爲者其矜誕一時有祖審言之風
會祿山亂輦轂入蜀避走三川肅宗立往救房瑄至
不省錄嚴武節度劔南復依焉表爲叅謀檢校工部
員外郎先生久于夔及茲堂之建其時有足悲者而
史稱先生挺節不污所謂詩歌善陳時事千彙萬狀
兼而有之忠君憂國每飯不忘當時韓愈氏高其文
章光焰至長萬丈也真知言矣語曰生無一日歡死
有萬世名先生之謂乎先生襄陽人與孟浩然友善
襄陽舊有孟亭不存而峴山祠先生者亦荒今瀼西
更新比于同谷浣花可謂無關世教哉子因記之以
俟來者

牛頭草堂記

潼川蓋唐梓州境而牛頭山在郭門外杜工部嘗登
其上所云三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是也叅知梁尚
賢憲使王元德分鎮劔南捐金度木命刺史張輝南
爲草堂于山巔余試士過焉刺史乞余記之嗟乎公
遭祿山之變飄零于蜀或自綿而梓或自閬而梓坎

淳化草堂記
堦之狀千載流涕而誦其詩者興忠君愛國之思卽
公在梓州詩如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
義迴向心地初子瞻歎其以詩入道猶庖丁以牛入
也輪扁以輪入也蘇氏知公乎是公詩多于蜀而妙
悟于梓公神其託茲山哉天壤俱敝可矣昔唐陳子
昂梓州人公過射洪學堂撫遺跡而吊焉有盛事會
一時此堂豈千年之詠若爲今日而言者則牛山數
椽與金華並峙乃不穀之慨慕于公奚啻公于伯玉
哉浣花瀼西余業有記而今又託乎片言其有私感
與若謂能飽公殘膏賸馥而揚擢之則余豈敢

東屯高齋記

宋 陸游

少陵先生晚遊夔州，愛其山川，不忍去，三徙居，皆名高齋。質於其詩曰：次水門者，白帝城之高齋也；曰依藥餌者，瀼西之高齋也；曰見一川者，東屯之高齋也。故其詩又曰：高齋非一處。予至夔數月，弔先生之遺迹，則白帝已廢爲丘墟，百有餘年，自城郭府寺，父老無知其處者。况所謂高齋乎？瀼西蓋今夔府治所，畫爲阡陌，裂爲坊市，高齋尤不可識。獨屯有李氏者居

東中書齋言
已數世上距少陵財三易主大曆中故券猶在而高齋負山帶谿氣象良是李氏業進士名襄因郡博士雍君大椿屬予記之予太息曰少陵天下士也早遇明皇肅宗官爵雖不尊顯而見知實深蓋嘗慨然以稷卨自許及落魄巴蜀感漢昭烈諸葛丞相之事屢見於詩頓挫悲壯反覆動人其規模志意豈小哉然去國寢久諸公故人熟睨其窮無肯出力比至夔客於柏中丞嚴明府之間如九尺丈夫俛首居小屋下思一吐氣而不可得予讀其詩至小臣議論絕老病

客殊方之句未嘗不流涕也嗟夫辭之悲乃至是乎荆卿之歌阮嗣宗之哭不加於此矣少陵非區區於仕進者不勝愛君憂國之心思少出所學佐天子興正觀開元之治而身愈老命愈大謬坎壈且死則其悲至此亦無足怪也今李君初不踐通塞榮辱之機讀書絃歌忽焉忘老無少陵之憂其高少陵家東屯不浹歲而君數世居之使死復生予未知少陵自謂與君孰失得也若予者仕不能無媿於義退又無地可耕是直有慕於李君爾故樂與爲記乾道七

東中書齊詩
年四月十日

懷崧樓記

唐 李德裕

懷崧思解組也元和庚子歲予獲在內庭同僚九人
丞弼者五數十年間零落將盡今所存者惟三州守
李公而已洎大和己丑歲復接舊老同升台階或纔
歎止輿已協白雞之夢或未聞稅駕遽有黃犬之悲
向之榮華可以悽愴况余憂傷所侵疲繭多病嘗驚
北叟之福豈忘東山之歸此地舊隱曲軒傍施僻塊
竹樹陰合簷檻晝昏喧雀所依涼飈罕至余盡去危

懷遠樓記
堦敞爲虛樓。剪榛木而始見。前山除密篠而近對。嘉樹延清輝於月觀。留愛景於寒榮。晨憇宵游。皆有殊致。周視原野。永懷崧峯。肇此佳名。且符夙尚。盡庾公不淺之意。寫仲宣極望之心。貽於後賢。斯乃無愧。廳事前有大辛夷樹。亦爲草木所蔽。

眉山遠景樓記

宋蘇軾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之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爲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爲迂濶。至於郡縣胥史。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

遠景村誌
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爲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富商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爲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爲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爲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爲常。其風俗蓋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爲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爲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爲易事。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年。

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爲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爲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丘，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尚未晚也。

夷陵縣至喜堂記

宋 歐陽修

峽州治夷陵地濱大江雖有椒漆紙以通商賈而民俗險陋常自足無所仰於四方販夫所售不過鱸魚腐鮑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爲而至地僻而貧故夷陵爲下縣而峽爲小州州居無郭郭通衢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雖邦君之過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趨而民之列處竈廩區井無異位一室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茅

竹故歲常火災。而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瓦屋者不利。夷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書荆以狄之。而詩人亦曰蠻荆。豈其陋俗自古然歟。景祐二年。尚書駕部員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樹木增城。甃甃南北之街。作市門市區。又教民爲瓦屋。別竈廩。異人畜。以變其俗。旣又命夷陵令劉光喬治其縣。起勅書樓。飾廳事。新吏舍。三年夏。縣功畢。某有罪來是邦。朱公於某有舊。且哀其又以罪而來。爲至縣舍。擇其廳事之東。以作斯堂。度爲䟽絜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堂成。又與賓客偕至。而落之。夫罪戾之人。宜棄惡地。處窮險。使其憔悴憂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賴朱公而得善地。以偷宴安。頑然使忘其有罪之憂。是皆異其所以來之意。然夷陵之僻。陸走荆門。襄陽。至京師。二十有八驛。水道大江。絕淮抵汴。東水門五千五百有九十里。故爲吏者多而不欲遠來。而居者徃徃不得代。至歲滿。或自罷去。然不知夷陵風俗。朴野。少盜爭。而今之日。食有稻與魚。又有橘柚茶筍。四時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繕完。無不可愛。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憂而

凡爲吏者莫不始來而不樂既至而後喜也作至喜堂記藏其壁夫令雖卑而有土與民宜志其風俗變化之善惡使後來者有考焉爾

峽州至喜亭記

宋 歐陽修

蜀于五代爲僭國以險爲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絕千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爲荆江傾折回直捍怒鬪激束之爲湍觸之爲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

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迹故凡蜀之可以充內府
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美餘不急之
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爲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爲
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爲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瀝
酒再拜相賀以爲更生尚書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
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爲州者之停留也且
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爲行人之喜幸
夷陵固爲下州廩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
足爲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

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
自公之來歲數人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來
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
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脩焉

極力摹蜀險之不測以形出人情喜幸之至

蜀川松菊亭記

宋 黃庭堅

期於名者入朝。期於利者適市。期於道者何之哉。反諸身而已。鐘鼓管絃以飾喜。鈇鉞干戈以飾怒。山川松菊所以飾燕閑者哉。貴者知軒冕之不可認。而有收其餘日以就閑者矣。富者知金玉之不可守。而有收其餘力以就閑者矣。蜀人韓漸正翁有范蠡計然之策。有白圭猗頓之材。無所用於世。而用於其楮中。更三十年而富百倍。乃築堂於山川之間。自名松菊。

以書走京師乞記於山谷道人。山谷道然笑曰：韓子真知金玉之不可守，欲收其餘力而就閑者。予今將問子斯堂之作，將以歌舞乎？將以研桑乎？將以歌舞則獨歌舞而樂，不若與人樂之；與少歌舞而樂，不若與衆樂之。去歌舞者，豈可以樂此哉？卹饑問寒以拊孤，折券棄責以拊貧，冠婚喪葬以拊宗，補耕助斂以拊客，如是則歌舞於堂，人皆粲然相視曰：韓正翁而能樂之乎？此樂之情也。將以研桑何時已哉？金玉之爲好貨，怨入而悖出，多藏厚亡，它日以遺子孫，賢則損其志，愚則益其過。韓子知及此，空爲之哉？雖然，歌舞就閑之日，以休研桑之心，反身以期於道，豈可以無孟獻子之友哉？孟獻子以百乘之家，有友五人，皆無獻子之家者也。必得無獻子之家者與之友，則仁者助施，義者助均，智者助謀，勇者助決，取諸左右而有餘，使宴安而不毒，又使子弟日見所不見，聞所不聞，賢者以成德，愚者以寡怨，於以聽隱居之松風，裊淵明之菊露，可以無愧矣。

雁下而蘆洲晚。俯隣蒼野。霜風橘柚之園。斜枕碧潭。直斷芙蓉之水。旣而登臨惜別。驟駕少留。季札何人。親逢贈縞。子荆不慙。思掛傾城。惆悵北梁。捐琴臺而漸間。徘徊東道。思錦署以行遙。嗟乎人事乖焉。江山遠矣。請命離前之筆。爲題別後之資。五際飛文。想羣公之不讓。一言有贈。知下筆之有神。

秋日宴山亭序

唐 王勃

昔王子敬瑯琊之名士。常懷習氏之園。阮嗣宗陳留之俊人。直至山陽之坐。豈非琴樽遠契。必兆朕於佳辰。風月高情。每留連於勝地。是以東山可望。林泉生謝客之文。南國多才。江山助屈平之氣。况乎楊子雲之故地。巖壑依然。宓子賤之芳猷。絃歌在屬。紅蘭翠菊。俯映砂亭。黛栢蒼松。深環玉砌。參差夕樹。煙侵橘柚之園。的歷秋荷。月照芙蓉之水。旣而星迴漢轉。露

下風高銀燭掩花。瑤觴杼興。一時仙馭。方溪擯俗之
懷。五際飛文。情動緣情之作。人分一字四韻成篇。

秋日遊蓮池序

唐 王勃

人。間。齟。齬。抱。風。雲。者。幾。人。庶。俗。紛。紜。得。英。奇。者。何。有。
煙霞召我。相望道術之門。文酒起予。放浪沉潛之地。
少留逸客。塞雁飛鳴。北斗橫而天地秋。西金用而風
露降。幽居少事。野性多閑。登石岸而鋪筵。坐沙場而
列席。琳瑯觸目。朗月清風之後。人珠玉在傍。鸞鳳虬
龍之君子。汀洲地遠。波濤濺日月之輝。人野路殊。原
隰擁神仙之氣。平郊樹直。曲浦蓮肥。隱士泥清。仙人

水綠越林亭而極望。生死都捐出。宇宙以長懷。心靈若喪。悲夫。秋者愁也。酌濁酒以蕩幽襟。志之所用。清文而銷積恨。我之懷矣。能無情乎。

東郭南園記

宋 黃庭堅

以道觀分於嶄巖之上。則獨居而樂。以身觀國於蓬
草之間。則獨思而憂。士之處。汗行以辭祿。而友朋見
絕。自聾盲以避世。而妻子不知。况其遠者乎。東郭居
士嘗學於東西南北。所與遊居。半世公卿。而東郭終
不偶。駕而折軸。不能無悶。往而道塞。不能無愠。退而
伏於田里。與野老並鋤灌園。乘屋不以有涯之生。而
逐無隄之欲。久乃遽然獨覺。釋然自笑。問學之澤。雖

東亭南園記
不加於民而孝友移於子弟文章之報雖不華於身而輝光發於草木於是白首肆志而無彈冠之心所居類市隱也總其地曰南園於竹中作堂曰青玉歲寒木落而視其色風行雪墮而聽其聲其感人也深矣據群山之會作亭曰翠光逼而視之土石磊砢繚以松楠遠而望之攬空成色下與黼黻文章同觀其曰翠微者草木金石之氣邪其曰山光者日月風露之景邪不足以給人之欲而山林之士甘心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因高作閣曰冠霞鮑明遠詩所謂

冠霞登綵閣解玉飲椒庭者也蟬蛻於市朝之溷濁翳心亭之葉而乾沒之輩不能窺是臞儒之仙意也其宴居之齋曰樂靜蓋取兵家陰符之書曰至樂無餘至靜則廉陰符則吾未之學也然以予說之行險者躁而常憂居易者靜而常樂則東郭之所養可知矣其經行之亭曰浩然委而去之其亡者莎雞之羽逐而取之其折者大鵬之翼通而萬物皆授職窮而萬物不能櫻豈在彼哉由是觀之東郭似聞道者也東郭聞若言也曰我安能及道抑君子所謂困於心

衡於慮而後作者也。我爲子家婿，軒冕不及門。子之
姑氏懟我不才者數矣。殆其能同樂於丘園，今十年
矣。可盡記子之言。我將劄之南園之石。它日御以如
臯，雖不獲雉，尚其一笑哉。予笑曰：士之窮乃至於是
夫。於是乎書東郭之鄉族名字曰：新昌蔡曾子飛作
記者豫章黃庭堅

重寫益州草堂寺畫記

唐 李德裕

益州草堂寺列畫前長史一十四人，代稱絕筆。余嘗
於數公子孫之家，獲見圖狀，乃知草堂績事靡不造
真者。昔巖野旁，求徒聞審像，稽山高遜，惟上鎔金，孰
若記之丹青，妙盡神照。楚國祠廟，魯王宮室，洎此邦
文翁舊館，皆圖歷代卿相，粲然可觀。雖有慕於前良，
曾莫究於形似。豈與夫年代已遠，遺像猶存，入虛室
而烟霞暫披，拂浮埃而瑤林斯覲。余以精舍甚古，貌

益州志
像將傾乃選其功德尤盛者五人模於郡之廳所追
維二漢臺閣皆有圖寫黃霸于定國雖宰相名臣不
得在畫像之列卓子康德行君子而在功臣之右今
之所取意在斯乎圖畫既新光靈可想儼若神對吾
將與歸因叙其事詔詣來哲大和四年閏十二月十
八日西川劍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銀青光祿大
夫檢校兵部尚書兼成都尹御史大夫贊皇縣開國
伯李德裕記

成都記云益州草堂寺在府西七里去浣花亭三

里溪水滌環林木蕭寂

壽寧院畫水記

宋 蘇軾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皴。其善者不過能為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為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

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寀兄弟李懷袞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卽陰風襲人毛髮爲立永昇今老矣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真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戚之流可謂死水未

可與永昇同年而語也元豐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夜
黃州臨臯亭西齋戲書

記岷江桐花鳳

唐 李德裕

成都夾岷江磯岸多植紫桐每至暮春有靈禽五色
小於玄鳥來集桐花以飲朝露及華落則烟飛雨散
不知其所往有名工繪於素扇以償稚子余因作小
賦書於扇上

買以調琴亭西齋燒香
西廡長其詞平而語出亦豐三事十二八十八日

此處有兩行小字，內容模糊，似為題詞或跋語。

李蘇撰

梓州惠義寺重閣銘

唐 楊炯

大辰之歲正陽之月有鄆縣宰扶風竇競字思春昭
宣令德光闡化猷庶政惟和萬人以理閑庭不擾退
食自公遠覽形勢虔心淨域乃與禪師釋智海忘言
契道寓目於長平之山援飛莖陟峭嶠削成千仞壁
立萬尋俯觀大道僅如棗葉下望須彌裁同芥子飛
流滴瀝而成響喬樹璀璨而垂榮玉堂石室千門相
似大殿珠毫十方皆現慷慨椽桷之未立可嗟棟宇

之莫修。不捨有爲。取諸大壯。觀夫左龍角。右參旗。前太微。後營室。駢羅列以雜沓。瑟瑟蕭條。以清冷。上磊落以晃朗。下泓澄以靉黓。參參差差。森森纒纒。千櫨萬拱。乍合乍離。蓊蓊粲粲。絢絢煥煥。六采五章。或同或散。莽如天履。蠹以雲平。金火合舍於垂珠。日月相望於銜璧。璇墀銀砌。平接太階。玉戶金扉。俛臨閭闔。曳紅日。舒丹霞。豐隆爲雷。抨鏗訇於軒檻。列缺爲電。翕召霍於庭除。寒暑隔闕於墻垣。虹霓廻帶於廊廡。仰之。不極。日炫炫而喪精。登之。無階。心遑遑而失度。土

木翔九垓之表。仍不逮於上榮。文章窮四海之間。猶未離於前城。借如梵天之闕。釋帝之宮。兩曜城池。五雲樓觀。輪王所處。純金爲說法之堂。諸佛所遊。衆香作景行之地。亦未可同年而語也。夫黃金鏤。勝曾不若。四攝之門。青石爲墻。曾不若三空之地。殫百工之力。建七寶之樓。豈徒然哉。良有以也。夫何故。如來神方。且觀嚴淨。道師方便。化作一城。事有古而可質於今。言有大而可徵於小。是則毘耶四會。俱發道心。陰路衆人。咸知寶所。其銘曰

長平山兮建重閣上穹隆兮下磅礴紛被麗兮駢交錯巖色相兮冲寂寞誰所爲兮天匠作

成都西浦國寧觀古楠記

宋 陸游

予在成都嘗以事至沉犀過國寧觀有古楠四皆千歲木也枝擾雲漢聲挾風雨根入地不知幾百尺而陰之所庇車且百兩正晝日不穿漏夏五六月暑氣不至凜如九秋成都固多壽木然莫與四楠比者予蓋愛而不能去者彌日有石刻立廡下曰是仙人蘧君手植予歎曰神仙至人手之所觸氣之所呵羸疾者起盲聵者愈榮盛枯朽而金玉瓦石不難况其親

所培植哉。久而不槁不死固宜。欲爲作詩文會多事不果。嘗以語道人。遽昌老真叟以爲恨。旣去蜀三年而昌老以書萬里屬予曰。國寧之楠幾伐。以營繕郡人力全之。僅乃得免。懼卒不免也。君爲我終昔。意予發書且歎且喜。夫勿翦憩棠。恭敬桑梓。愛其人及其木。自古已然。姑以蜀事言之。則唐節度使取孔明祠栢一小枝爲手板。書於圖志。今見非詆。蔣堂守成都。有美政。止以築銅壺閣。伐江瀆廟一木坐謠言。罷亦書國史。且王建孟知祥父子。專有西南窮土木之侈。

沉犀近在國城數十里間。而四楠不爲當時所取。彼猶有畏而不敢者。况今聖主以恭儉化天下。有夏禹卑宮室。漢文罷露臺之風。專闡方面。皆重德偉人。豈其殘滅千歲遺迹。侈大棟宇爲王孟之所難哉。意者特出於吏胥梓匠欺罔。專恣以自爲功而已。使有以吾文告之者。讀未終篇。禁令下矣。然則具可不書。

龍多山錄

唐 孫樵

梓潼南鄙越五百里其中有山崛起中天即山之趾
 得逕委延舉。並三十北出其巔。氣象鮮妍。孕成陰烟。
 屹石巉巉。別為東巖。槎牙重複。爭先角逐。若絕若裂。
 若缺若穴。突者虎怒。企者猿踞。橫者木什。挺者碑植。
 又有侶乎飛簷連軒。櫟櫨交攢。欹撐兀柱。懸棟危礎。
 殊狀詭類。愕不得視。下有畝平砥若戶庭。攄乳側脉。
 膏停泓石俯對。絕壑抄臨。蘭薄仙臺。標異藁石。負起

屹與山別。猿鳥積絕。腹竇而空。路由其中。斷齟相望。

攀緣上下。闖然而出。曜見白日。始時未嘉。飛真蓋羅。

人傳晉永嘉中有為蓋羅者於北臺上學道焉蓋羅於此白日上今臺下有碑誌存焉者也玄蹤

斯存石刻。傳聞丹成。而蛻駕鶴。騰天一去。遼廓千載。

寂寞澄泉。傳靈別壑。絕明風閑。境清寂寥。無聲嘉木。

美竹岡巒。交植風來。怒黑雷動。崖谷山禽。崑獸捷翔。

牙驚曉吟。暝啼聽之。悽悽迴環。下矚萬類。在日涸山。

帶川青縈。碧聯莽蒼。際天杳杳。不分月上。于東日薄。

于泉魄朗。輪昏出入。目前其或宿霧。朝雲糊空。縛山。

漠漠漫漫。莫知其端。陽曜始浴。徹天昏紅。輪高而赤。

洪流散射。濃透薄釋。綿裂綺折。千狀萬態。倏然收霽。

樵起耒而遊。泊車而休。登降信宿。聞見習熟。始曰山。

乎。曾未始有待乎。無處夸世。釣名者汚此巖。扁乎且。

欲聞於穎陽之徒乎。

造語詭異

忠州復古記

宋 黃庭堅

忠州漢巴郡之臨江墊江縣也其治所在臨江故梁
以爲臨州後周以爲南賓郡唐貞觀八年始爲忠州
其地荒遠瘴癘近臣得罪多出爲刺史司馬故劉尚
書以刺史貶一年死陸宣公以別駕貶十年死李忠
懿公以刺史居六年白文公以刺史居二年其後喜
事者以四公俱賢圖象爲四賢閣故相贈司徒鄭州
刺史南華劉晏士安故相贈兵部尚書嘉興陸贄敬

忠少復言
與中書侍郎平章事贈司徒安邑李吉甫宏憲刑部
尚書致仕贈右僕射下邳白居易樂天由開元以來
訖于會昌四君子相望凜然猶有生氣忠民常以此
自負而郡守至者必矜式焉紹聖二年正月知州事
營丘王君闢之聖涂下車問民疾苦曰吏驚而民困
故聖涂爲州拊養柔良知其飽饑鉏治姦猾幾於傷
手治聲翕然邑中豪吏故時受賕舞文法者相與謀
曰屬且無類卽以智籠小駭吏群訴於部使者聖涂
不爲變日歎曰白頭老翁安能錄錄畏吏苛民耶亦

會部使者審吏爲姦而聖涂治郡政成時休車騎野
次啓問故老訪明賢之逸事而三君之政寂寥無聞
蓋士安旣賜死而敬輿別駕不治民宏憲雖在州六
年亦嘿耳樂天由江州司馬除刺史爲稍遷故爲郡
最豫暇有聲迹又其在州時詩見傳東樓以宴賓佐
西樓以瞰鳴玉溪登龍昌上等以望江南諸山張樂
巴子臺以會竹枝歌女東坡種花東澗種柳皆相傳
識其處所於是一花一竹皆放於詩復其舊貫種荔
枝數百株移木連且十本忠於一時遂爲三峽名郡

聖涂乃以書誇涪翁曰爲我記之涪翁曰聖涂急鯨寡之病使遠方民沐浴縣官之澤可謂知務矣掃除四賢之室思欲追配古人可謂樂善矣樂天去忠州於今爲二百七十有九年在官者鰓鰓然常憂瘴癘之病已數日求去故樂天之道事蕪沒欲盡聖涂齊人也蓋不能巴峽之風土又其擊強撥煩材有餘地而晚暮爲遠郡守乃能慨然不倦興舊起廢使郡中池觀花竹鬱然如元和己亥時追樂天而與之友聖涂於是賢於人遠矣聖涂爲州之明年六月而涪翁

爲之記

風流愷悌此文真兩得之

遊滄浪亭記

宋 蘇舜欽

予以罪廢無所歸扁舟南遊旅於吳中始僦舍以處
 時盛夏蒸燠土居皆褊狹不能出氣思得高爽虛闊
 之地以舒所懷一日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
 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微徑於雜花修竹之間東趨數
 百步有棄地縱廣函五十尋三向皆水也江之南其
 地益濶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訪諸舊老云
 錢氏有國近戚孫承佑之池館也坳隆勝勢遺意尚

左舍良三已

存子愛而裴徊遂以錢四萬得之構亭北碕號滄浪
焉前竹後水水之隅又竹無窮極澄川翠幹光影會
於軒戶之間尤與風月爲宜子時榜小舟幅巾以往
至則洒然忘其歸觴而浩歌踞而仰笑野老不至魚
鳥共樂形骸旣適則神不煩遊觀無邪則道以明反思
向之汨汨榮辱之場日與錙銖利害相磨戛隔此真
趣不亦鄙哉

